

江海口红树林

□ 何银华

老家九洲江口,有很多红树林,我们当地叫海欖树。站立海欖林间,晨眺江花,晚赏落霞,何等惬意!江海口滩涂的红树林,栖息着沙渚的鹤群,云水间飞翔的海鸥,衬托着蓝天白云,又是一幅多么美的画!所以江口风光最大亮点,就是红树林!

说到海欖红树林,我曾在《海欖的怀念》一文中作过描述,那神秘情景一直留在记忆深处:一棵紧挨一棵的海欖树,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叶间筛下的光斑变换着离奇的幻影。白白的欖花儿散发着清雅的芳香,海鸟儿在林间啾啾啼鸣。那些横行骄傲的螃蟹在树头打着一个个十分讲究的洞,小铁钩一探便可俘获;攀附在树桩上的牡蛎,用小槌子一敲,鲜亮的肉便露了出来;若拿把鱼网伸进水渍渍的水沟去捞一下,就能得到一群鲜蹦活跳的小鱼虾;一点也不怕人的蜆和刺刀蟹在悠然嬉戏;如若发现前面有两行密而或路的脚印,追觅而去便可得到满意的收获——一双无可逃遁的蜆。海欖林里,简直就是海边顽童的乐园和天堂!

故乡人对海欖红树林是十分珍惜的。他们忘不了饥荒年代,海欖可以当柴火,三角形的果实可以磨粉做成糍粑充饥。更可亲可敬的是,红树林总是在充当卫士的角色,做着无私的奉献:绿化海岸,净化海水;阻浪挡潮,拱卫堤坝;栖息候鸟,诗化家园。

每当海欖花开时节,林子芳香飘逸,蜂儿在林间嗡嗡飞舞,乐煞了蜂农。蜂农在海岸河滩安营扎寨,酿造的海欖蜜堪与荔枝蜜媲美……

海欖红树林,无疑成了江口渔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特别是近几年引进了速生快长的新品种,多了树冠高大、婆娑多姿的孟加拉红树林加盟为伍。海岸绿化更显示出层次,更有立体感,海岸风光赏心悦目美不胜收。每次返乡,我总爱到海欖林一带走走,有时还约弟弟开他的泡沫船,零距离去接触海欖林,去那里寻找野趣和诗意,乐不思归。

红树林在家乡是有传说的,都跟海龙王有关。一说海龙王百寿寿辰,喜极多饮了几杯,醉倒海滩后反胃吐出一颗果核,结果滩涂冒出一片枝繁叶茂的红树林来。又说海龙王晚女青青,被沿海百姓修筑海堤的精神所感动,拔下几根青丝插在滩涂上,很快长出一株株红树林。还有一个传说,说苏东坡从海南返乡,途经西岸,见沿海田园饱受狂风恶潮袭击,于是将僮耳友人赠送的红树林种子植于滩涂上,为百姓排忧解难造福……

江海口红树林挺拔健美。它扎根江海岸深处,在霜寒中发育,在风浪里成长。它那轻灵神韵,磅礴气度,让人目睹便顿生一种豪迈之情。2007年,一批艺术家先后踏访九洲江口,他们看好江口自然生态,尤其聚焦红树



林。他们造访的久渔管区,从村口到江口,有100多亩连片的海欖红树林。到了那里,他们个个欢欣雀跃,乘舟畅游江口,穿行于红树林间。当一股股新鲜气息扑面而来,眼前的一切似乎充满诗意,洒脱起来,一下子触动了灵感,产生了创作冲动。

艺术家们取材江海口风情,创作了不少作品。与红树林有关的散文作品、诗歌作品、画家的独特视角作品、摄影家的精彩瞬间作品,都充满浓郁的红树林韵味。其中碧海银沙网站“图读湛江”团队摄制的一辑海欖聚焦,尤为养眼:滩涂上的、江堤边的、河岩下的、港汉里的,以及村头巷尾、屋前屋后的海欖,千姿百态,生机勃勃,伟岸挺拔。在我眼中,它们都幻化成了北部湾渔夫的形象,令人产生敬畏。

红树林越来越备受关注和重视,人们正在筹划利用这种旅游资源做大文章。2021年12月,一个名为“江口古镇渔村振兴研讨会”,在久受涌村一艘游轮上举行。参会的30多位专家学

者,分别来自广州、香港、湛江。他们乘坐的“九州湾8号”游轮,乘潮在江口海面转了一圈,然后沿着往日古商埠的黄金水道抵达安铺的文阁塔。江水潺潺,清风习习,两岸的景色令他们惊叹不绝:河畔红树林,苍翠葱茏;江面鸥鹭,绕着林子,绕着船舷,近距离在眼前飞舞。专家们个个乐不可支,纷纷舞动手机,抢拍这难得的奇观美景。

如今,我常常忆起故乡海欖红树林的不同凡响,它们与江海口共情共舞,它们既是沿海家园的守护者,又是和平盛世、江口振兴的见证者。我期待着,“江口森林公园”“海上牧歌”都由构想变成现实。到那个时候,展望江海口,人与大自然更加和谐相处,绿水青山都成了金山银山,融入北部湾经济圈的故乡的江口红树林,形象定然更高大、更伟岸……

年例是春天最活跃的词

(外一首)

■ 邓亚明

年例迎着春天的脚步
行走于乡间田野,从一条村
拐进另一条村,穿街过巷,进入入户
平时不怎么串门的神,在这天
从高高的神台上走下来,加入
春天里这场最隆重盛大的狂欢

春天里响声最远的是鞭炮
春天里蹿得最高的是烟花
每条村庄锣鼓喧天,龙狮起舞
每条巷道张灯结彩,人来人往
每户人家菜肴飘香,推杯换盏
年例喜欢在一条条舌尖上舞蹈

神游到谁家人家,谁家早早敞开大门
神迈过门槛,在屋里巡视一遍
留下春天最美的祈语和赞词
出门时,一路紧紧追随的春风
像是喝醉了酒,走路摇摇晃晃
神也跟着摇摇晃晃

田埂很窄,两支巡游的队伍相遇时
一套浴衣而完整的礼仪仪式必不可少
令春天感动得洒落几阵毛毛雨
有人不小心滑倒地上,被队伍拉远了
他爬起来又继续追赶,没有谁愿意
被春天抛下

巡游了一天一夜,村庄还不肯睡去
清早从土地庙出发的神,夜里又回到庙里
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一直守候的老奶奶还不忘上几炷香
口中念念有词,我却一句也听不懂
我只知道——
年例是春天最活跃的词

春天的味道

春花欲燃,成群结队的蜜蜂蝴蝶
邀约好似的往油菜花地里赶
她们说,这是春天最美的味道

年年有例,村村户户烟火升腾锅碗瓢盆交响
人们春水般从这条村赶往那条村
“不是在吃年例,就是在去吃年例的路上”

春牛识途,不误农时的农人匆匆吃牛下田
犁把卷起的泥浪如潮水汹涌
农人说,泥土香是春天最好闻的味道

春江水暖,冲出棚圈的鸭群抢先扑向江河
扎入水底叼起的一条条活鱼活虾
是春天最鲜美的味道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早春校园里传出的晨读声
总被我听得意犹未尽、耳朵流油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

(七)

本版稿件由《湛江日报》提供

故乡的生蚝

■ 林翠珍

她们手法极其娴熟,在开蚝之余还能闲聊家常,这是多少辛勤劳作后,才达到的熟练。我不由得沉思:我们享用到的每一只生蚝,不仅要感谢海洋的恩赐,更要感谢劳动人民的辛勤付出。



“兴会不可无诗酒,盛筵当须有肥蚝”,一说到吃海鲜,我必然少不了要一份湛江生蚝。我一向不太爱吃,但在生蚝面前,我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吃货。

小时候,我很少能吃到新鲜的蚝。我家离海远,那时交通也不发达,海鲜都很少能吃到。若是大围酒席,有一道菜是“蚝豉发菜”,那是风干了

的生蚝。总之,别人说的生蚝,在我看来是件稀罕的事物。上学后,语文课本上有《我的叔叔于勒》,里面有吃蚝的描写:“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壳壳扔到海里。”这一段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生蚝这种奇妙的东西,愈发地吸引我。

及至我到湛江市里读书,才知道,生蚝,在湛江原来是如此出名。湛江生蚝历史悠久,宋朝苏东坡贬谪海南,在儋州尝到鲜蚝美味,曾给他的弟弟苏辙写信说:“无令朝中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其味。”鲜嫩肥美,爽滑、甜、脆而无渣,是湛江生蚝的特点。每年一到生蚝的丰收季节,就吸引了慕名而来的食客。从市井小吃摊的芥末蒜蓉炭烧生蚝,到繁华酒楼的芝士焗蚝、肥蚝炖汤、酥炸生蚝……湛江生蚝以其鲜美品质,赢得了万千食客的喝彩。

还记得读书时代,校门口小吃街的生蚝烧烤摊,一到下课就排满了人,香喷喷的烧烤烟味,直引人垂涎三尺。摊主是位中年大叔,本地人,热情爱笑,他的生蚝美味实惠,一块钱一只,大的两三元,每人只需十几块就可以大快朵颐一顿。冬天下课后,和三两同学去吃上一顿炭烧生蚝,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了。爽滑鲜美的生蚝,加入蒜蓉辣酱,亦可蘸少许芥末,一口一只,生蚝汁液鲜香柔滑,恰如其分的蒜蓉调味,刺激着味蕾,一种奇妙之感便会顺着喉腔升腾起来,瞬间幸福感爆棚。

那时,我只知道生蚝的美味,却不了解它是如何生长的。毕业后,我留在湛江工作。每逢假期,到海边转悠,才知道生蚝这种美食,来之不易。它不像是鱼虾,捕捉得一箩筐,就有一箩

筐的收成。生蚝,它的外壳坚硬而厚重,外表看,像粗重丑陋的石头,我们享用到的那一块蚝肉,大有蚝壳里的珍珠那般隐蔽、那般难得。野生蚝吸附在海里的礁石而生存。每当海水退潮,妇孺村姑,三五成群,手拿榔头、铁棍,到海边翻石打壳取蚝。她们个个健壮敏捷,脸被海风吹得黝黑,辛勤劳动大半天下来,也有丰收。

湛江官渡盛产蚝,且尤为肥美。一到生蚝市场,就看到刚收起的生蚝堆积如山,如同一堆粗糙的石头,但那内里可藏着最鲜美的佳肴!吃海鲜,就贵在那一口“鲜”,生蚝亦如此。因而生蚝捕捞起来后,就要抓紧处理。如何开蚝?若给我们自己来,估计半天开不了几斤蚝肉。开蚝,是很讲究技巧的,粗鲁砸开,会破坏蚝的构造,导致蚝不能吸水,很快就死去。

我不得不佩服开蚝壳的那一群妇女。她们坐在小板凳上,手戴开蚝专用手套,左手将生蚝固定在垫板上,右手握着一柄“蚝啄”的工具,先向蚝壳的下方凿一缺口,然后用“蚝啄”的长矛尖端向缺口用力一撬,外壳便应声而开。接着,用刀尖把蚝肉与壳分开,一只洁白饱满的生蚝,就完整地滑出来了。她们手法极其娴熟,在开蚝之余还能闲聊家常,这是多少辛勤劳作后,才达到的熟练。我不由得沉思:我们享用到的每一只生蚝,不仅要感谢海洋的恩赐,更要感谢劳动人民的辛勤付出。

在官渡的海湾里,布满了蚝桩。现在养蚝技术越来越先进,蚝的品质也愈来愈好。在夕阳的照耀下,平静的海面金光闪闪,一根根蚝桩的影子也被拉长。这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尤其肥美的生蚝,想想就使人欢喜。忍不住给远方的友人打电话:好久不见了,来湛江吃生蚝呀!

边角的田埂也不放过,种点葱姜蒜和小米辣,几乎不给杂草上来的机会。“小心点走,别踩到韭菜。”满满当当的菜园,走畦沟都得格外小心。

干一点的沙土疏松,就种淮山,淮山长得深,种在沙土里挖的时候不容易断。很难想象,小小的淮山藤,下面竟能长到一米多深。

水渠旁还有一丈地,种了一排荷兰豆和四季豆。母亲极为认真地搭好藤架,来来回回绑好毛绳,绒绒密密的叶子拖着柔软的长须爬上竹架。“爬藤虽然没有筋骨,但是最肯向上攀援,你搭的架子多高,它就爬多高。”母亲说。

去菜园转转

■ 谢清虹

菜园不大,也就三分田,挨着环城路,南边是水渠,一眼尽收的“巴掌地”。年前是菜园最热闹的时候,枝繁叶茂,种类繁多,各种杂粮瓜菜挨挨挤挤,几乎要溢出那片地。每次回家,总喜欢去菜园里转转。

菜园是母亲的主场,没有太多科学参照,全凭对时令的把握。番薯在中秋前后种下,刨坑、埋苗、理藤,对于劳作人来说都是熟练的重复。番薯对

生长条件一点也不挑剔,寻点阳光,她就欢畅;给点风儿,她就摇曳着蹿个头;招点雨露,她就敞开肚皮往里喝,吃饱喝足了,铆足劲儿往大里长。长长的薯藤铺满畦沟,薯藤上会长满小小的白根顺着雨水往地里伸。

瓜果蔬菜的栽种一般是冬至前后,本着自给自足的初衷,以多品种、少数量为原则。平坦的畦种青菜、萝卜为主,大概是为了好生根、浇水。